

杜宏剛
邱瑞中
韓登庸

劉 矜
閻崇東

主編

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目錄

孤潭逸稿

李純仁著 〇〇一

寒岡集

鄭 速著 〇一九

青溪集

梁大樸著 〇二九

松岩集

李 魯著 〇三七

重峰集

趙 憲著 〇五三

李忠武公全書

李舜臣著 一二九

龍潭集

朴而章著 一八七

梧里集

李元翼著 二〇五

一松集

沈喜壽著 二一三

岳麓集

許 箴著 二二七

西垞集

柳 根著 二三七

知退堂集

李廷馨著 二六五

荷谷集

許 筠著 二八一

忘憂堂集

郭再祐著 三七一

苔泉集

閔仁伯著 三八五

晚翠集

吳億齡著 四〇一

泰村集

高尚顏著 四一三

五峰集

李好閔著 四二一

百拙齋遺稿

韓應寅著 四九五

旅軒集

張顯光著 五二三

韋
因
之
集
中
旬
月
七
日
斗

李純仁 著

孤
潭
逸
稿

李純仁，字春卿，後改伯生，號孤潭（一五三三—一五九二），朝鮮中宗二十八年，明嘉靖十二年生；朝鮮宣祖二十五年，明萬曆二十年卒。

純仁早孤，至十歲尚未就學。鄰人李履素開學會，因往受業。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入上庠。隆慶六年（一五七二）捷文科，選入承文院。歷任藝文館檢閱、成均館典籍、弘文館校理、司僕寺正。萬曆十年（一五八二）與時相忤，弃官歸錦山亭舍。十五年以冬至使赴燕京。

《孤潭逸稿》由純仁十世孫鎮玉、鎮琦搜集編次，一八九一年活字初印。五卷，共一百三十六板，半頁十行二十字。

底本藏於首爾大學奎章閣。

孤潭逸稿

憲 次山海主事贈使臣韻 二首

一念緣 先系。君王獨至誠。共知由 孝慶。莫道是經營。正似披雲日。還同出谷鶯。鴻恩何以報。千載仰 皇明。

二百年間累。今朝達下誠。寶書來貝闕。奇賞入邊

營。喜語初傳鵲。歡謠更和鶯。微臣誦 聖德。受賀

御通明。光國志。作痛。○大槌舉手命曰。所作皆一世精華。所以鳴 國家之感者。

原韻

國王共 帝命。貢獻獨虔誠。曉騎隨秦驛。宵驂度漢

營。上林瞻繫鴈。長樂聽啼鶯。歸去無煩頌。天朝

自聖明。
右山海關主事馬維銘

雨露 天恩渙。玄黃效遠誠。幾嶺關北月。重過海

西營。星座瞻陽鳳。鄉愁惱曉鶯。揮毫酬秀句。才調

愧三明。

黃麻宣 九闕。白日照微誠。漢市新豐酒。秦城細柳

營。鄉程多逸興。珠曲送嬌鶯。鴨渚春應好。烟花十

里明。
右俞 泓

聖節
去年今日慕承 綸。紫禁晨趨賀 聖辰。金爵初傳

中法別。玉盤擎出 御厨珍。當時尚愧千秋錄。慶節翻悲一涸鱗。未與百官同拜舞。祝堯寧獨華封人。

神勒寺

黃驪初賦暮年遊。仙府因之數日留。浪濺金山堂裏像。天低甘露水遊樓。江中載月僧歸寺。夜半聽鐘客在舟。無限旅懷仍不寐。棹歌漁唱盡堪愁。

遼廣道中

遠鴈歸時過薊遲。朝天猶及一 缺期。百年中國賜歡樂。千里行人更誦詩。豈肯藥爐心正繫。異鄉音信夢還疑。相思何處逢新歲。旅館寒燈移自悲。

家狀

先生諱純仁。字春卿。後改伯生。我李貫全義。以高麗太師諱棹為肇祖。九世至諱彥冲及諱光起。仍父子政堂文學。世載厥美。迄為名家。入 本朝。有諱大晟。恩津縣監。生諱碩童。廣興倉守。生諱思謙。尚衣院僉正。生諱弘。綾城縣令。贈吏曹參判。是為先生四世也。妣贈貞夫人竹山朴氏。生員誠女。以 嘉靖癸巳四月十六日生。先生生而英粹。舉止異凡兒。戲嬉已有成人儀度。一門大奇之。五歲。參判公違背。七歲。貞夫人繼沒。零丁無依。歸乃就育於父妹。修撰李公替家。

修撰公亦已沒。無有長者勸學。甫十歲。聞隣有履素齋先生李公仲虎開塾。以教授生徒爲己任。仍自往其門而受業焉。篤好孜孜。常若不及。文義驟長。學述大進。尤著力於四子及河洛關閩諸書。以達性理之源。凡遊履素之門者。雖年稍長。日稍久者。莫之或先。履素大奇愛之。常語先生曰。動靜皆天也。一毫之差。生理便息。又服敬義夾持之說。以爲終身受用之資。弱冠。又從遊退溪南冥兩先生。得聞緒論。益篤進修。而潛究默識。悟透自得之力尤多。時則國朝儒風文教蔚然大振。無愧嘉祐元祐之盛。有若栗谷牛溪龜峯諸先生。尤以道學文章伏一世。而莫不推詡。以道義相講磨。由是德業日進。聲聞日達。一時名流皆以後交爲耻。然慎忤之徒。亦多胥忌焉。甲子七月。中司馬。國朝生進榜之得人。最稱嘉靖甲子。先輩嘗歷計栗谷先生以下諸名賢。以爲藝苑盛事。乙丑入太學。四月。上疏請誅妖僧普雨。初普雨譁張異效。誑惑衆生。又設無遮會於楊州山寺。所供幾竭國力。八道僧俗奔走填咽。先生與太學諸生。交章請誅。上特命黜外。母令入京山。庚午三月。上疏請以金宏兩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從祀文廟。上曰。如此重

大之事。不可輕舉。不允。壬申十二月。捷神宗顯皇帝登極別試丙科。選入承文院。癸酉。薦爲藝文館檢閱。歷奉教甲戌。因災異應旨封疏。論時弊勉聖學。時上有微恙。慈壽宮尼以內命往金剛山作佛事。爲攸司所糾。先生倡率館學。上疏請撥淨業院。上優批答之。乙亥。遷成均館典籍。爲司憲府監察。五月。仁順大妃昇遐。上教以后嘗臨朝聽政。有羣臣當服三年之議。大諫金公繼輝謂先生及柳公希春曰。此事誤定。後爭之甚難。仍請合司伏閣。論后喪自有定禮。其議遂寢。有憲府吏執宮奴僭服者。反爲宮奴所擊。先生將招治宮奴。奴入王子寓舍。憲吏踵門捉之。時金貴人亦在王子寓舍。啓曰。憲府托以禁亂。作梗于王子寓舍。上大怒。下憲吏于禁府。先生與同僚辭職。栗谷先生以副提學獨啓曰。殿下只聽婦寺之言。不信執法之官。王子下人。素稱縱恣。不可不嚴飭。夏。拜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秋。入瀛選爲副修撰。經筵進讀。玉堂上番爲之例也。上特命先生進講。不拘以下番。蓋以先生誦法與論理有概宸衷故也。丙子。四爲正言。三爲修撰。上因講官朴啓賢違白。取覽南孝溫所撰六臣傳。驚憤下教曰。誣

辱先朝。予將焚之。且治偶語傳者之罪。先生與侍臣極陳六臣忠。因爲之墮淚。上感悟而止。未幾。陞吏曹佐郎。知製教。丁丑春。以事遮免。付典籍。俄轉正言。六月。恭懿大妃不豫。請上選給柳薤柳仁淑尹任瑠職牒。上問于大臣權輶等。大臣依違不能盡言。上只命給灌仁淑職牒。於是先生上疏請削李芑尹元衡鄭順朋林百齡等乙己僞勳。三司同發而終未允。先生謂右相盧公守慎曰。公少時居泮宮。名望何如耶。頃日。上以復任瑠職。問于三公。三公當於此幾會。盡忠正事。而乃依違啓達。使國是不定。他相已矣。士林不快於公。我竊爲明公不取也。盧公不能答。先是。元衡等誣大妃。陰主任瑠逆謀。人心憤痛。是冬。大妃病甚。上特允羣臣之請。命下而大妃薨。先生與大提學金公貴榮提學李公後白。同會賓廳。製教書。集句以成。用先生語爲多。四方傳誦。以爲公論云。秋。以修撰復除吏曹佐郎。時土流分兩邊。終不和協。先生每爲西人薦用。而要在和協。未嘗偏主一邊。以助聲勢。時帝以是警毀。己卯春。爲弘文館校理。上疏陳保和朝廷之道。庚辰夏。拜司憲府持平。仁望王后祔太廟。上親祭行飲福宴。禮官將

欲用女樂。先生進啓曰。昔在太宗之世。皇使端木禮來聘。見女樂之設。以爲夷風。不許一陳。曰。夫以禮義之邦。而自取玷辱。若是哉。太宗耻之。使臣宴禮及奉御會享。禁用女樂。今此飲福之宴。承神之休。尤當肅敬將事。不宜聽淫褻之聲。上以爲矯激。不允。謝病免。歸于湖南之錦山亭舍。栗谷先生曰。正殿之用女樂。非禮。上意非必欲聽女樂也。只是厭儒者之言。欲折之以俗例。可勝歎哉。蓋先生雅好泉石。癖於濟勝。以名宦爲倘來。常有終老烟霞之趣。初筭室於淳昌之鶉子江上。復構亭於錦山之廣石江上。亭下有孤潭。因自以爲號。有職事則旅遊京師。舍簪笏。則歸卧嘯詠。若其假退椽進。巧宦襲風。切以爲深耻也。時扶安縣有大獄當覈。朝廷選先生爲推考。敬差未及辭。朝擢拜吏曹正郎。仍命往審獄。情法俱伸。有畏蔽明。時論避之。竣事馳啓。卽往錦墅。辛巳春。承副應教之命。遷執義。有白虹貫日之變。上劄陳弭災之道。請修德政。冬。三司將論斥栗翁。先生力言其非。遂引避不參。爲宗簿寺正。移拜司僕寺正。壬午春。爲應教司諫。皆以病免。旋授掌樂院正。間薦政府檢詳。而爲時相所忤。棄歸錦山亭舍。是歲十月。

皇子誕生。黃洪憲王敬民奉詔來東。以製述官特召先生。除應教。繼有典翰執義司諫之命。駟召絡繹。皆不就。癸未秋。為宗簿寺正。黽勉就職。超拜直提學。召對。經筵。誹迄。因白三司搆劾渠谷之狀。繼又上章。極言陰陽淑慝之辨。甲申春。大諫李潑又斥松江鄭公栗牛兩賢。侵及於先生。栗翁適捐館舍。先生益無意於當世事。解紱歸鄉。蓋潑履素齋子也。素有清名。又與先生自束髮相善。及松江入關。大為東人所齟齬。而潑為黨議所徇。醜詆三賢甚力。先生嘗非其。幸私滅公。切責之。潑由是深啣。必欲逞憾於先生也。先生嘗疾時人之黨同斥異。甚者誤國極正。故於東西黨。不止標榜。與渠谷先生共主調劑。特取其善者而許之。東西人則各望其不助此攻彼。互相傾軋。渠谷首被其害。而先生尤為中毒。至有朝附東人暮入西黨之儉說而極矣。其後四年丁亥。始以司諫陞承政院同副承旨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編修官。遷川曹參議。間有承文提調之選。秋。以冬至使赴燕京。時天朝禮部主事以我國宗系改定。將欲順付於節使之行。仍索重賂。先生牢拒有辭。主事含怒而止。事雖已賞亦不及。戊子。為承宣者三。而陞至都承旨。

以病辭。遽拜禮曹參議。己丑冬。鄭汝立獄大張。蔓延慮有玉石俱焚之患。先生周旋其間。全活者甚眾。湖南人朴天挺等上疏。誣先生以護逆。上震怒。疏下。九人並命拿致。王徽。推鞠按律。後因臺諫疏救。更命勿鞫。時孽臣洪汝諄締結朋比。網打士流。先生亦被橫侵。遂解職。退居終南別墅。庚寅辛卯間。黨禍益熾。於是宵小之徒。乘時修隙。甘心於先生者。必欲擠陷乃已。先生歛迹息交。切不言時事。雖門生故吏。罕得見面焉。惟以聖經子書。尤致研窮之工。或有時婆娑林壑。傍石臨流。吟哦終日。淡然忘世。飄然若雲霄之羽。以是猖然之猥。終亦莫能當門而噬。易所謂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為先生處順遠害之至象乎。國家不幸。壬辰四月。倭奴闖肆。八域淪沒。先生自變初。已決意以身殉節。遺二子書。以斷家小。及大駕西出。百僚盡散。更漏不鳴。天黑雨注。先生以單騎扈駕。夜到臨津。擔夫皆散。先生與白沙李公恆福。步泥淖中。招集扈行。至東坡驛。宣廟歷召扈衛諸臣。以鞭扣地問曰。策將安出。諸宰未能對。先生與白沙李公進曰。我國兵少力弱。無以滅此賊。唯有西顧。天朝耳。上曰。善。駕次平壤。御舍毳門。舉手指井田。

區畫守城之策。仍命陪從之臣進秩。拜先生禮曹參議。命與鰲城君李恒福祀城府院君俞泓寅城府院君鄭澈同護。王子駕到寧邊。聞臨津失守。江東官軍相繼而潰。上衣召諸臣議曰。事急矣。予常內附父子。同渡鴨水。則國事無可爲。予帶若干臣。僚入義州。世子宜奉廟社主。別由他路。杖召四方。以圖興復。先生以上命衛宗社二主。仍侍中殿東宮。至于成川。先生氣稟清羸。素多疾病。時當槍攘。沉痾轉劇。而有是行人。或憂之。先生以爲此人。臣效命之秋。豈敢言病乎。惟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遂力疾驅馳。不辭暴露。積勞瘁成黑痘。疾已革。無一言及他事。諄曰。如夢中語。無非掃滅賊酋。興復邦國也。竟以是年八月七日卒于旅舍。享年六十。上聞之。震悼。脫御衣以禭之。下諭本道。優致奠賻。東宮亦遣官官吊祭。如儀。時干戈充斥。道路阻絕。不得返奠。權厝于成川地。越三年甲午冬。先生女婿廣林君李公廷立。按節海西。乞歸葬。上令四道護送。悉行禮。葬于礪山治東田多洞枕乾之原。從先兆也。後十一年甲辰。宣廟追念執鞫之勞。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提

學藝文館提學五衛都摠府副摠管。世子左副賓客。以其參於原從一等之列也。又十年癸丑。光海大償勳勞。例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春秋館成均館義禁府事。世子左賓客。又賜錫忠蓋誠衛聖之號。封全陵君。先生聘禮曹判書光山金鎧女。生二男一女。長晦。副司果。以孝旋聞。次晶。邃學至行。爲世推重。屢徵不起。歷掌樂院正。女卽兵曹參判李廷立。司果一男。昆野。直長。樂正二男。莘野。承議郎。隱德不仕。贈吏曹參議。東野。通德郎。參判三男。玄暉。郡守。元暉。文科正。眞暉。司議。曾玄若干。先生天資近道。玉溫金粹之氣象。自幼時已然。早失怙恃。將棲遑之不暇。而能自奮於學問。周遊師門。終成醇儒。雖世所謂力行老成之人。猶難之。况十餘歲乎。而况乎禍家之餘乎。忠孝根於天性。而文之以儒雅。守之以清靜。行之以篤實。廉於進取。察於事務。而歸其趣。則本於戒懼謹獨。在屋漏如對上帝。處芬華白持逾嚴。人未嘗見喜形。怒色常簡重。寡默。惟接人之時。先以孝悌忠信。說淳仁不倦。自傷早孤。不及忠養。爲平生痛恨。每值諱日。必隔旬致齋。滌滌烹飪之節。亦躬自監董。務致精潔。及其將事之

夕。皇皇之哀。無異袒括之始。有一妹寡而貧者。視踰於已。周窮救患。常若不及。俸祿騶直。以半歸之。或有異味。雖少必分。故物或不敷。家人不敢進供於前。推以及於宗族。一視敦睦。親疎無間。同慶分憂。曲致吾誠意。而後乃安於心。當乙巳大喪。朝著大變。人莫敢爲。仁廟致如恣之痛。獨履素齋詣。厥衛行望哭禮。先生隨祭盡哀。時年十三。人皆難履素之守。正而又以先生之幼能。若是爲尤難焉。壬辰之變。廷議勛無定策。避鋒之論。多歧於西北。惟白沙李公力主密邇。天朝以圖克復。先生協贊其議。竟成再造之功。則先生與有力矣。當軍國劇務難其人。白沙公輒先注擬於先生者。非獨爲器度之恢廓。素知先生之心之忠。斷斷有殉國之節故也。是年之秋。先生之疾已不可爲。且西塞風早。人不堪其寒。而單葛未改。有一邑倅裁新衣見遺。先生曰。君父方在泥露。戰士尚未授衣。如吾賤躬。何敢顧寒煖乎。却而不受。感時憂國。或達朝不寐。或汪然縣滄。泥仁不樂。牛溪先生爲之歎曰。盡心王室。李某而已。此先生孝親忠君之大畧也。其在官也。先公後私。清約明慎。監察古殿中之職。而茶時數惡。書板塞門。著署之事。廢已久矣。先

生雖不能一一泥古。而糾檢百條。動引儀法。鶚立朝端。風儀峻整。贖汚者爲之畏憚。而歛縮焉。考功世稱熱官。而再三佐銓。處之蕭然若韋布。日與學徒講論。經傳。知製教之。以本官兼者謂之內。以他官兼者謂之外。而時急教書。必命本館爲之。先生雖在倉卒。而操紙揮筆。肆口成文。及其奏御。加獎輒居上游。藏書閣在景福宮。而玉署之直于。是者。俗所謂西飛翰林。蓋極選也。賈遊名士。反多怠荒。廢而不職。先生獨銳意舉行。而雨不撤。其爲樂止也。深慨律學之廢。以爲周官制度。布在方冊。按本修明。實非難事。於是擇樂師中聰敏穎悟者。教以鍾律度數之法。審夫敬神。召和之本。當官盡心。不敢悠汎。蓋類此其居家也。恬靜淡泊。憤言不至於奴隸。恩威並行。而咸得其歡心。雖有過失。常加包容。察飢寒。分勞逸。德愛優洽。以至昆蟲草木之微。不忍傷害。此先生奉上御下之大略也。嘗以道之不行。卽異端害之也。異端之爲害。莫甚於老佛之近理亂真。似是實非。苦心竊糾。或發於燕居憂歎。直言讜議。屢徹於。筵對疏奏。馴致乎經正而庶民興。則此先生衛道關邪之志願也。至若律已則廉潔清白之是尚。居處飲食。或有一毫苟且。必揮

而去之。不使恣懲於斯須之間。雖至屢空垣。口然有安分之意。是以出入清班二十餘年。惟謹守世業。不長尺寸。所識問訊。不過起居而已。水蘂之操。始終不渝。和若可同於俗。而義之所在。心有所定。則有萬牛難回之勇。緩若不及於事。而理之必然。常爲卽爲。則如風雷迅發之勢。處黨論歧貳之時。屹然中立。砥柱乎頽波。及其初顛於癸甲。再墮於庚辛。則人莫不危之。終不以得失毀譽。累吾之方寸。若徒以資質之美。不能如是。則所以涵養本源。成就德業。蓋有推測其萬一者矣。每寓山寺。以專讀書。燕谷中興奉恩金山。皆其所。而最後常住檜巖。講習之暇。兀然終晷。不知靜中所樂者何事也。深得仁智之樂。每遇佳麗處。必邀可人。班荆而坐。欣然樂而忘憂。平生杖履。多在於鶉子廣石之間。每紅綠交暎。水月澄澈。則時或扶策曳履。悠然獨立。或輕舟短棹。往來恣返。樂意決溢於外。不知宵中所得者何如。而到今漁倪樵情。指點其處曰。李翰林亭舍。有若嚴陵之瀨。賀家之灣。而便作口銘。信乎仁人君子之遺風餘韻。卒百世不廢蔑也。嘗闢書齋於礪山孔村之鳳洞。引接後進。殫誠導誘。於是四方學者。坐門溢座。酬應無暇。兩端俱竭。南土

之有志業名藝者。皆由於先生之教誨焉。後鄉人卽其地立祠以俎豆之。聞人之善。必欲見之。聞人之惡。必欲避之。如或相值。則不與交一語。望望然如恐浼焉。遍交一時名流。各爲之盡性。磨礱之功。到老彌切。方退翁之決意南歸也。先生迨至江上。作詩贖行。退翁大加獎敬。曰。此詩能道我心事。遂次其韻而西之。先生詩名。自此益著。云。蓋竊觀先生文章。本之經傳。下洎洛閩。絕無浮華雕繪之態。渾厚純正。明白峻偉。而至於吟詠情性。模寫造化。其源流有自來矣。筆畫遒勁古健。髮而盡鍾王之妙。草聖則取張顛懷素。而若其運意行法。有如變化鬼神之不可模象者。蓋其自得也。先生與崔簡易。宋龜峯。翼弼。崔孤竹。慶昌。白玉峯。光勳。李鵝溪。山海尹。重湖。卓然。河青。坡。應臨。史氏。稱八文章。而先生及孤竹。崔公。尤以詩格清確著。如玉峯集中所稱。崔李是也。然先生專以實地爲務。修辭達意。亦不自珍焉。是以日用酬應篇章。散爛不収。詞賦疏奏書牘雜著若干卷。藏于家者。初佚兵燹。再灰壘火。所存詩集。則我曾王考安分堂公博考一世之所傳錄者。並附諸賢唱酬而衷聚者也。後之人之只以詞翰論先生者。可謂淺之爲知。而世無知

德者。則孰能悉踐履造詣之淵深哉。第以當日見稱於諸先生者觀之。退溪則曰。李某之為學。甚不易得。栗谷則曰。某之所安。不在碌碌。牛溪則曰。為時清流。補益不少。龜峯則曰。李某可與語心學者也。此在先。生四十前後。而其見推誦於諸賢者如此。況乎其德益崇業益廣者哉。噫。以若明體適用之學。格君振民之才。既不見大施為於當世。而立言垂後。嘉惠來學者。亦與之泯泯。則天之迫於氣數之屈伸。有不得免於其間。而所以窮厄而憂憾。增益以玉成者。果安在哉。嗚呼。狀德之文。先生獅孫李公眞。昨已撰次之矣。小子今何敢窺測其一分。而更措一辭。竊觀我東儒先記事之筆。或有一二可傳於後世。而見漏於原狀。近因肅齋趙先生及尹公永健。遍考載籍。各為遺事。屢十條以示之。又有家庭舊聞。未及書傳者尚多。小子若以殘識寡聞。因循時月。世級漸下。聲光彌遠。則雖或至於不傳。有未可知也。是之大懼。謹就耳目之所逮及者。參以原狀。稍加櫟栝。以為家狀。恭俟夫秉筆君子之採擇焉。

崇禎紀元後四辛酉五月日。十世孫鎮玉謹述。

遺事

公七歲。俱失怙恃。而能自奮於學問。受業於僑素齋先生李公仲虎之門。十三歲。值乙巳。大恠。時朝著大變。人莫敢為。仁廟致如恠之痛。公隨履素行。望哭于闕外。遠近見聞。皆吐舌焉。

履素嘗語公曰。動靜皆天也。一毫之差。生理便息。公終身佩服。以為受用之資。

弱冠。謁退溪李先生于陶山。南冥曹先生于伽倻。崇廣德業。為世醇儒。

退溪李先生曰。李某之為學。甚不易得。又詩曰。方知麗澤深滋益。

栗谷李先生曰。某之所安。不在於碌碌。又曰。信非俗士也。又曰。吾惜某之不遇也。又曰。知子者我也。罪子者我也。又曰。吾見某之志。在於高蹈遠引。恐其今日之行。為永歸之計。

龜峯宋先生曰。李某可與語心學者也。

牛溪成先生答龜峯書曰。每仰某疎淡。自與鄙夫患。失氣象不類。又曰。盡心王室。又曰。為時清流。補益不少。